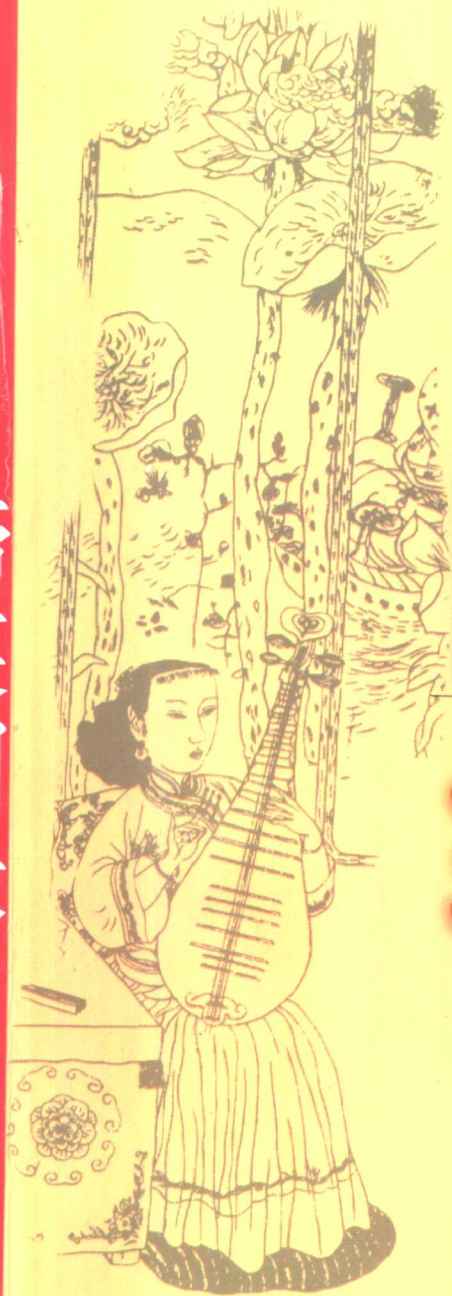


张恨水小说精品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

啼笑因缘



张恨水小说精品

北岳文艺出版社

啼

笑

因

缘



啼笑因缘

张恨水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省统计局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125 字数:323千字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

ISBN 7—5378—2024—4
I·1958 定价:14.00元

出版说明

张恨水(1895—1967)是一位享誉中外、妇孺皆知的著名作家,人称“通俗文学大师”。他一生勤奋创作,除散文、诗歌、通讯外,仅长中短篇各类小说作品即为一百多部,洋洋二千余万言,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93年,我社曾编辑出版了《张恨水全集》,行销海内外。

张恨水的小说俗中有雅,雅中有趣,耐人寻味,引人入胜,对社会,对读者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作品既值得反复翻阅和赏析,也值得学习、借鉴和继承。为此,我社约请有关专家、学者论证,并精益求精地选编张恨水小说精品6种,一次出版,以飨读者。

这次所选作品,除对个别有明显错讹的文字和标点符号作必要的订正外,一律不作任何增删或改动;有些不符合现代规范的字词,如“账目”原作“帐目”,助词“地”原作“的”等,也一仍其旧,以保持作品原貌。

另外,这次所选编的6种作品,是否均可称为张恨水小说精品,而张恨水小说作品中,还有哪些也可作为精品编选出版?诚望海内外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9年12月

一九三〇年严独鹤序

我和张恨水先生初次会面，是在去年五月间，而脑海中印着“小说家张恨水”六个字的影子，却差不多已有六七年了。在六七年前（实在是哪一年已记不清楚），某书社出版了一册短篇小说集，内中有张恨水先生的一篇著作，虽是短短的几百个字，而描写甚为深刻，措词也十分隽妙，从此以后，我虽不知道“恨水”到底是什么人，甚至也不知道他姓什么，而对于他的小说，却已有相当的认识了。在近几年来，恨水先生所作的长篇小说，散见于北方各日报；上海画报中，也不断的载着先生的佳作。我虽忙于职务，未能一一遍读，但就已经阅读者而论，总觉得恨水先生的作品，至少可以当得“不同凡俗”四个字。去年我到北平，由钱芥尘先生介绍，始和恨水先生由文字神交结为友谊，并承恨水先生答应我的请求，担任为《快活林》撰著长篇小说，我自然表示十二分的欣幸。在《啼笑因缘》刊登在《快活林》之第一日起，便引起了无数读者的欢迎了；至今虽登完，这种欢迎的热度，始终没有减退，一时文坛中竟有“《啼笑因缘》迷”的口号。一部小说，能使阅者对于它发生迷恋，这在近人著作中，实在可以说是创造小说界的新纪录。恨水先生对于读者，固然要表示知己之感；就以我个人而论，也觉得异常高兴，因为我忝任《快活林》的编者。《快活林》中，有了一个好作家，说句笑话，譬如戏班中来了个超等名角，似乎我这个邀角的，也还邀得不错哩。

以上所说的话，并非对于恨水先生“虚恭维”一番，更非对于《啼笑因缘》瞎吹一阵。恨水先生的自序中说，要讲切实的话；而我所讲的，也确实是切实的话。不过关于此书，我在编辑《快活林》的时候，既逐日阅稿发稿，目前刊印单行本，又担任校订之责，就这部书的本身上讲，也还有许多话可说。话太多了，不能不分几个层次，现在且分作三层来讲：一、描写的艺术；二、著作的方法；三、全书的结局和背景。

描写的艺术

小说首重描写,这是大家所知道的。因为一部小说,假令没有良好的描写,或者是著书的人,不会描写,那么据事直书,简直是“记账式”的叙述,或“起居注式”的纪录罢了,试问还成何格局,有何趣味?所以要分别小说的好坏,须先看作者有无描写的艺术。讲到这部《啼笑因缘》,我可以说是张恨水先生在此书上,已充分运用了他的艺术,也充分表现着他的艺术。现在且从全书中摘出几点来,以研究其描写的特长。

甲、能表现个性。中国的旧小说,脍炙人口的,总要先数着《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这几部书。而《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的第一优点,就是描写书中人的个性,名有不同,才觉得有作用,才觉得有情趣。假令《红楼梦》上的小姐丫鬟,《水浒传》上的一百零八位好汉,《儒林外史》上的许多人物,都和惠泉山上的泥一般,铸成一副模型,看的人便觉得讨厌。不但不能成为好小说,也简直不成其为小说了。《啼笑因缘》中的主角,除樊家树自有其特点外;如沈凤喜,如关秀姑,如何丽娜,其言语动作思想,完全各别,毫不相犯,乃至重要配角,如关寿峰,如刘将军,如陶伯和夫妇,如樊端本,也各有特殊的个性;在文字中直显出来,遂使阅者如亲眼见着这许多人的行为,如亲耳听得这许多人的说话,便感觉着有无穷的妙趣。

乙、能深合情理。小说是描写人生的。既然描写人生,那么笔上所叙述的,就该是人生所应有之事,不当出乎情理之外。(神怪小说及一切理想小说,又当别论。)常见近今有许多小说,著者因为要想将情节写得奇特一点,色彩描得浓厚一点,便弄得书中所举的人物,不像世上所应有的人物;书中所悔的事情,也不像世上所应的事情——《啼笑因缘》却完全没有这个弊病。全书自首至尾,虽然奇文迭起,不作一直笔,不作一平笔,往往使人看了上一回,猜不到下一回;看了前文,料不定后文。但事实上的变化,与文字上的曲折,细加起来,却件件都深合情理,丝毫不荒唐,也丝毫不勉强。因此之故,能令读者如入真境,以至于着迷。

丙、能于小动作中传神。近来谈电影者,都讲究“小动作”。名导演家刘别

谦他就是最注意于小动作的。因为一部影片中,单用说明书或对白来表现一切思想或情绪,那是呆的;于“小动作”中传神,那才是活的。小说和电影,论其性质,也是一样:电影中最好少“对白”而多“动作”,小说中也最好少写“说话”而多写“动作”,尤其是“小动作”。若能于各人的“小动作”中,将各人的心事,透露出来,便格外耐人寻味。试就本书中举几个例子:如第三回凤喜之缠手帕与数砖走路;第六回秀姑之修指甲;第二十二回樊家树之两次跌交;又同回何丽娜之掩窗帘,与家树之以手指拈菊花干,俱为神来之笔。全书似此等处甚多,未遑列举,阅者能细心体会,自有隽味。恨水先生素有电影癖,我想他这种作法,也许有几分电影化。

著作的方法

有了描写的艺术,还须有著作的方法。所谓著作的方法,就是全书的结构和布局,须于未动笔之前,先定出一种整个的办法来。何者须剪裁,何者须呼应,何者须渲染,乃至于何者须顺写,何者须倒叙,何者写反面,何者写正面,都有了确定不移的计划,然后可以挥写自如。《啼笑因缘》全书二十二回,一气呵成,没有一处松懈,没有一处散乱,更没有一处自相矛盾,这就是在“结构”和“布局”方面,很费了一番心力的。也可以说是“著作的方法”,特别来得精妙。此外还有两种特殊的优点,也不可不说。

甲、暗示。全书常用暗示,使细心人读之,不待终篇,而对于书中人物的将来,已可有相当的感觉,相当的领会。如凤喜之贪慕虚荣,在第五回上学以后,要樊家树购买眼镜和自来水笔,已有了暗示。如家树和秀姑之不能结合,在第十九回看戏,批评十三妹一段,已有了暗示。而第二十二回樊、何结合,也仍不明说,只用桌上一对红烛,作为暗示。这明是洞房花烛,却依然含意未露,留待读者之体会。

乙、虚写。小说中的情节,若笔笔明写,便觉得太麻烦,太呆笨。艺术家论作画,说必须“画中有画”,将一部分的佳景,隐藏在里面,方有意味。讲到作小说,却须“书外有书”。有许多妙文,都用虚写,不必和盘托出,才有佳趣。《啼笑因缘》中有三段大文章,都用虚写:一、第十二回凤喜“还珠却惠”以后,沈三玄分

明与刘将军方面协谋坑陷凤喜，而书中却不着一语。只有警察调查户口时，沈三玄抢着报明是唱大鼓的这一点，略露其意，而阅者自然明白。二、第十九回“山寺锄奸”，不从正面铺排，只借报纸写出，用笔甚简而妙。三、第二十二回关寿峰对樊家树说：“可惜我对你两分心力，只尽了一分。”只此一语，便知关氏父女不仅欲使樊、何结合，亦曾欲使凤喜与家树重圆旧好。此中许多情节，全用虚写，论意境是十分空灵，论文境也省却了不少的累赘。若在俗手为之，单就以上三段文字，至少又可以铺张三五回。这就是“冲酱油汤”的办法——汤越多，味却越薄了。

全书的结局和背景

读小说者自然很注意于全书的结局和背景。关于《啼笑因缘》的结局，在恨水先生自己所作的《作完〈啼笑因缘〉以后的说话》中，已讲得很明白、很详尽，我也不再说什么了。总之就我个人的意见，以及多数善读小说者的批评，都以为除了如此结局而外，不能再有别的写法比这个来得有余味可寻。至于书中的背景，照恨水先生的自序，说是完全出于虚构，但我当面问他时，他却笑道：“像刘将军这种人，在军阀时代，不知能找出多少；像书中所叙的情节，在现代社会中，也不知能找出多少，何必定要寻根究底，说是有所专指呢。”言外之意，可以想见。总之天下事无真非幻，无幻非真，到底书中人，书中事有无背景，为读者计，也自毋庸求之过深，暂且留着一个哑谜吧。

我的话说得太多了，就此作一结束。末了我还有两件事要报告读者：一、《啼笑因缘》小说，已由明星影片公司摄制影片，大约单行本刊印而后，不多时书中人物又可以在银幕上涌现出来。二、恨水先生已决定此后仍不断的为《新闻报》、《快活林》撰著长篇小说。此事在嗜读小说、而尤其欢迎恨水先生作品者闻之，必更有异常的快慰。

一九三〇年作者自序

那是民国十八年，旧京五月的天气。阳光虽然抹上一层淡云，风吹到人身上，并不觉得怎样凉。中山公园的丁香花、牡丹花、芍药花都开过去了；然而绿树荫中，零碎摆下些千叶石榴的盆景，猩红点点，在绿油油的叶子上正初生出来，分外觉得娇艳。水池子里的荷叶，不过碗口那样大小，约有一二十片，在鱼鳞般的浪纹上飘荡着。水边那些杨柳，拖着丈来长的绿穗子，和水里的影子对拂着。那绿树里有几间红色的屋子，不就是水榭后的“四宜轩”吗？在小山下隔岸望着，真个是一幅工笔图画啊！

这天，我换了一套灰色哗叽的便服，身上轻爽极了。袋里揣了一本袖珍日记本，穿过“四宜轩”，渡过石桥，直上小山来。在那一系列土山之间，有一所茅草亭子，亭内并有一副石桌椅，正好休息。我便靠了石桌，坐在石墩上。这里是僻静之处，没什么人来往，由我慢慢的鉴赏着这一幅工笔的图画。虽然，我的目的，不在那石榴花上，不在荷钱上，也不在杨柳楼台一切景致上；我只要借这些外物，鼓动我的情绪。我趁着兴致很好的时候，脑筋里构出一种悲欢离合的幻影来。这些幻影，我不愿它立刻即逝，一想出来之后，马上掏出日记本子，用铅笔草草的录出大意了。这此幻影是什么？不瞒诸位说，就是诸位现在所读的《啼笑因缘》了。

当我脑筋里造出这幻影之后，真个像银幕上的电影，一幕一幕，不断的涌出。我也记得很高兴，铅笔瑟瑟有声，只管在日记本子上画着。偶然一抬头，倒几乎打断我的文思。原来小山之上，有几个妙龄女郎，正伏在一块大石上，也看了我喁喁私语。她们的意思，以为这个人发了什么疯，一人躲在这里埋头大写。我心想：流水高山，这正也是知己了，不知道她们可明白我是在为小说布局。我正这样想着，立刻第二个感觉告诉我，文思如放焰火一般——放过去了，回不转来的，不可间断。因此我立刻将那些女郎置之不理，又大书特书起来。我一口气写完，女郎们不见了，只对面柳树中，啪的一声，飞出一只喜鹊振破了这小山

边的沉寂。直到于今,这一点印象,还留在我脑筋里。

这一部《啼笑因缘》,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否有什么用意,更不知道我这样写出,是否有些道理。总之,不过捉住了我那日那地一个幻想写出来罢了。——这是我赤裸裸地能告诉读者的。在我未有这个幻想之先,本来由钱芥尘先生,介绍我和《新闻报》的严独鹤先生,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欢迎上海新闻记者东北视察团的席上认识。而严先生知道我在北方,常涂鸭些小说,叫我和《新闻报》、《快活林》也作一篇。我是以卖文糊口的人,当然很高兴的答应。只是答应之后,并不曾预定如何着笔。直到这天在那茅亭上布局,才有了这部《啼笑因缘》的影子。

说到这里,我有两句赘词,可以附述一下,有人说小说是“创造人生”,又有人说小说是“叙述人生”。偏于前者,要写些超人的事情;偏于后者,只要是写着宇宙间之一些人物罢了。然而我觉得这是纯文艺的小说,像我这个读书不多的人,万万不敢高攀的。我既是以卖文为业,对于自己的职业,固然不能不努力;然而我也万万不能忘了作小说是我一种职业。在职业上作文,我怎敢有一些一毫自许的意思呢?当《啼笑因缘》逐日在《快活林》发表的时候,文坛上诸子,加以纠正的固多,而极力谬奖的,也实在不少。这样一来,使我加倍的惭愧了。

《啼笑因缘》将印单行本之日,我到了南京,独鹤先生大喜,写了信和我要一篇序,这事是义不容辞的。然而我作书的动机如此,要我写些什么呢?我正躊躇着,同寓的钱芥尘先生、舒舍予先生就鼓动我作篇白话序,以为必能写得切实些。老实说,白话序平生还不曾作过,我就勉从二公之言,试上一试。因为作白话序,我也不去故弄什么狡狴伎俩,就老老实实在地把书经过说出来。

这部小说在上海发表而后,使我多认识了许多好朋友,这真是我生平一件可喜的事。我七八年没有回南;回南之时,正值这部小说出版,我更可喜了。所以这部书,虽然卑之无甚高论,或者也许我说“敝帚自珍”,到了明年石榴花开的时候,我一定拿着《啼笑因缘》全书,坐在中山公园茅亭上,去举行二周年纪念。那个时候,杨柳、荷钱、池塘、水榭,大概一切依然;但是当年的女郎,当年的喜鹊,万万不可遇了。人生的幻想,可以构成一部假事实的小说;然而人生的实境,倒真有些像幻影哩!写到这里,我自己也觉得有些“啼笑皆非”了。

一九三〇年作者《作完〈啼笑因缘〉后的说话》

对读者一个总答复

在《啼笑因缘》作完以后，除了作一篇序而外，我以为可以不必作关于此书的文章了。不料承读者的推爱，对于书中的情节，还不断的写信到“新闻报馆”去问。尤其是对于书中主公翁的收场，嫌其不圆满，甚至还有要求我作续集的。这种信札，据独鹤先生告诉我，每日收到很多，一一答复，势所难办，就叫我在本书后面作一个总答复。一来呢，感谢诸公的盛意；二来呢，也发表我一点意见。

凡是一种小说的构成，除了命意和修辞而外，关于叙事，有三个写法：一是泻染，二是穿插，三是剪裁。什么是泻染，我们举个例，《水浒》“武松打虎”一段，先写许多“酒”字，那便是武松本有神勇，写他喝得醉到恹地，似乎是不行了，而偏能打死一只虎，他的武力更可知了。这种写法，完全是“无中生有”，许多枯燥的事，都靠着它热闹起来。什么是穿插，一部小说，不能写一件事，要写许多事。这许多事，若是写完了一件，再写一件，时间空间，都要混乱，而且文字不容易贯穿。所以《水浒》“月夜走刘唐”，顺插上了“宋公明杀阎惜姣”那一大段；“三打祝家庄”又倒插上“顾大嫂劫狱”那一小段。什么叫剪裁，譬如一匹料子，拿来做衣，不能整匹的做上。有多数要的，也有少数不要的，然后衣服成功。——小说取材也是这样。史家作文章，照说是不许“偷工减料”的了；然而我们看《史记》第一篇《项羽本纪》，写得他成了一个慷慨悲歌的好男子，也不过“鸿门”、“垓下”几大段加倍的出力写。至于他带多少兵，打过多少仗，许许多多起居，都抹煞了。我们岂能说项羽除了《本纪》所叙而外，他就无事可纪吗？这就是因为不需要，把他剪了。也就是在渲染的反面，删有为无了。再举《水浒》一个例，史进别鲁达而后，在少华山落草，以至被捉入狱，都未经细表。——我的笔很笨，当然

作不到上述三点,但是作《啼笑因缘》的时候,当然是极力向着这条路上走。

明乎此,读者可以知道本书何处是学渲染,何是是学穿插,何处是学剪裁了。据大家函询,大概剪裁一方面,最容易引起误会;其实仔细一想,就明白了。譬如樊家树的叔叔,只是开首偶伏一笔,直到最后才用着他。这在我就因为以前无叙他叔叔之必要;到了后来,何丽娜有“追津”的一段渲染,自然要写上他。不然,那不必有那伏笔了。又如关氏父女,未写与何丽娜会面,却把樊家树引到西山去,然后才大家相聚。有些人,他就疑惑了:关、何是怎么会晤的呢?诸公当还记得,家树曾介绍秀姑与何小姐在中央公园会面,她们自然是熟人;而且秀姑曾在何家楼上,指给家树看,她家就住在窗外一幢茅屋内。请想,关、何之会面,岂不是很久?当然可以简而不书了。类此者,大概还有许多,也不必细说了。我想读者都是聪明人,若将本书再细读一遍,一定恍然大悟。

又次,可以说上结局了。全书的结局,我觉得用笔急促一点。但是事前,我曾费了一点考量:若是稍长,一定会把当剪的都写出来,拖泥带水,空气不能紧张。末尾一不紧张,全书精神尽失了。就人而论,樊家树无非找个对手,这倒无所谓。至于凤喜,自以把她写死了干净;然而她不过是一个绝顶聪明、而又意志薄弱的女子,何必置之死地而后快!可是要把她写得和樊家树坠欢重拾,我作书的,又未免“教人以偷”了。总之,她有了这样的打击,疯魔是免不了的。问疯了还好不好?似乎问出了本题以外。可是我也不妨由我暗示中给读者一点明示:她的母亲,不是明明白白表示无希望了吗?凤喜不见家树是疯,见了家树是更疯!——我真也不忍向下写了。其次,便是秀姑。我在写秀姑出场之先,我不打算将她配于任何人的。她父女此一去,当然是神龙不见尾。问她何往,只好说句唐诗“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了。最后,谈到何丽娜。起初,我只写她是凤喜的一个反面。后来我觉得这种热恋的女子,太合于现代青年的胃口了,又用力的写上一段,于是引起了读者的共鸣。一部分人主张樊、何结婚,我以为不然:女子对男子之爱,第一个条件,是要忠实。只要心里对她忠实,表面鲁钝也罢,表面油滑也罢,她就爱了。何女士之爱樊家树,便是捉住了这一点。可是樊家树呢,他是不喜欢过于活泼的女子,尤其是奢侈。所以不能认为他怎样爱何丽娜。在不大爱之中,又引他不能忘怀的,就是以下二点:一、何丽娜的面孔,像他心爱之人。二、何丽娜太听他的话了。其初,他别有所爱。当然不会要何

小姐；现在，走的走了，疯的疯了，只有何小姐是对象，而且何小姐是那样的热恋，一个老实人，怎样可以摆脱得开！但是，老实人的心，也不容易转移的。在西山别墅相会的那一晚，那还是他们相爱的初程，后事如何，正不必定哩。

结果，是如此的了。总之，我不能像作《十美图》似的，把三个女子，一齐嫁给姓樊的；可是我也不愿择一嫁给姓樊的。因为那样，便平康极了。看过之后，读者除了为其余二人叹口气而外，决不再念到书中人的——那有什么意思呢？宇宙就是缺憾的，留些缺憾，才令人过后思量，如嚼橄榄一样，津津有味。若必写到末了，大热闹一阵，如肥鸡大肉，吃完了也就完了，恐怕那味儿，不及这样有余不尽的橄榄滋味好尝吧！

不久，我更要写一部，在炮火之下的热恋，仍在《快活林》发表。或者，略带一点圆场的意味，还是到那时再请教吧。

是否要做续集

——对读者打破一个哑谜

由《新闻报》转来读者诸君给我的信，知道有一部分人主张我作《啼笑因缘》续集，我感谢诸公推爱之余，却有点下情相告。凡是一种作品，无论剧本或小说，以至散文，都有适可而止的地位，不能乱续的。古人游山，主张不要完全玩通，剩个十之二三不玩，以便留些余想，便是这个意思。所以近来很有人主张吃饭只要八成饱的。回转来，我们再谈一谈小说。小说虽小道，但也自有其规矩：不是一定“不团圆主义”，也不是一定“团圆主义”。不信，你看，比较令人咀嚼不尽的，是团圆的呢，是不团圆的呢？如《三国演义》，几个读者心目中的人物，关羽、张飞、孔明结果如何？反过来，读者极不愿意的人，如曹家、司马家，都贵为天子了。假若罗贯中把历史不要，一一反写过来，请问滋味如何？这还算是限于事实，无可伪造。我们又不妨再看《红楼梦》，它的结局惨极了，是极端“不团圆主义”的。后来有些人“见义勇为”，什么《重梦》、《后梦》、《复梦》、《圆梦》，共有十余种，乱续一顿。然而到今日，大家是愿意团圆的呢，或是不团圆的呢？《啼笑因缘》万比不上古人。古人之书，尚不可续，何况区区！再比方说两段：第一是《西厢》曲本，到“草桥惊梦”为止，不但事未完，文也似乎未完。可是他不愿

把一个“始乱终弃”的意思表示出来，让大家去想吧。及后面中上了四折，虽然有关汉卿那种手笔，依然免不了后人的咒诅呢！我们再看看《鲁滨逊飘流记》，著者作了前集，震动一世。离开荒岛，也就算了。他因为应了多数读者的要求，又重来一个续集。而下笔的时候，又苦于事实不够，就胡乱凑合起来，结果是续集相形见绌；甚至有人疑惑前集不是原人作的。书之不可乱续也如此！《啼笑因缘》自然是极幼稚的作品，但是既承读者推爱，当然不愿它自我成之，自我毁之。若把一个幼稚的东西再幼稚起来，恐怕这也有负读者之爱了。所以归结一句话：我是不能续，不必续，也不敢续。

几个重要问题的解答

由《新闻报》转来的消息，我知道有许多读者先生打听《啼笑因缘》主人翁的下落。其实，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用不着打听的。好在这件事，随便说说，也不关于书的艺术方面，兹简单奉答如下：

一、关秀姑的下落，是从此隐去。倘若你愿意她再回来的话，随便想她何时回来都可。但是千万莫玷污了侠女的清白。

二、沈凤喜的下落，是病无起色。我不写到如何无起色，是免得诸公下泪一笑。

三、何丽娜的下落，去者去了，病者病了，家树的对手只有她了。你猜，应该怎样望下做呢？诸公如真多情，不妨跳到书里作个陶伯和第二，给他们撮合一番吧。

四、何丽娜口说出洋，而在西山出现，情理正合。小孩儿捉迷藏，乙儿说：“躲好了没有？”甲儿在桌下说：“我躲好了。”这岂不糟糕？何小姐言远而近，那正是他不肯做甲儿。

五、关、何会面，因为她们是邻居，而且在公园已认识的了。关氏父女原欲将沈、何均与樊言归于好，所以寿峰说：“两分心力，只尽了一分。”又秀姑明明说：“家住在山下。”关于这一层，本不必要写明，一望而知。然而既有读者诸君来问，我已在单行本里补上一段了。

内 容 提 要

作品描写青年学子樊家树游北京天桥时，结识了武师关寿峰、关秀姑父女，又同天坛鼓书艺人沈凤喜一见钟情，他的表嫂则撮合他和财政部长的千金何丽娜的姻缘。后来军阀刘将军霸占了沈凤喜，关秀姑扮作佣人深入刘宅，把刘将军诱到西山极乐寺刺杀；何丽娜先因失意纵情声色，后学佛吃素，隐居西山别墅；关秀姑又带樊家树上西山，与何丽娜相会，并把贺喜书柬插入他们相会的雅室，而后出关参加了东北抗日义勇军。

续集则写身为统制的沈国英向何丽娜求婚，财政部长以女儿与樊家树订婚为由来搪塞，并打发女儿与樊家树赴欧求学。归国后，见沈凤喜已为沈国英内室。不久，沈凤喜因念念不忘旧情，瘁死于心病，此时国难当头，沈国英捐献家产购买军火，与关寿峰、关秀姑父女，在要塞保卫战中为国捐躯。

目 录

《啼笑因缘》

一九三〇年严独鹤序	(1)
一九三〇年作者自序	(5)
一九三〇年作者《作完〈啼笑因缘〉后的说话》	(7)

第 一 回 豪语感风尘倾囊买醉 哀音动弦索满座悲秋	(1)
第 二 回 绮席晤青衫多情待舞 蓬门访碧玉解语怜花	(13)
第 三 回 颠倒神思书中藏倩影 缠绵情话林外步朝曦	(24)
第 四 回 邂逅在穷途分金续命 相思成断梦把卷凝眸	(34)
第 五 回 颊有残脂风流嫌着迹 手加约指心事证无言	(45)
第 六 回 无意过香巢伤心致疾 多情证佛果俯首谈经	(56)
第 七 回 值得忘忧心头天上曲 未免遗憾局外画中人	(68)
第 八 回 谢舞有深心请看绣履 行歌增别恨拨断离弦	(79)
第 九 回 星野送归车风前搔鬓 歌场寻俗客雾里看花	(90)
第 十 回 狼子攀龙贪财翻妙舌 兰闺藏凤炫富蓄机心	(101)
第十一回 竹战只攻心全局善败 钱魔能作祟彻夜无眠	(112)
第十二回 比翼羡莺俦还珠却惠 舍身探虎穴鸣鼓怀威	(124)
第十三回 沽酒迎宾甘为知己死 越墙窥影空替美人怜	(135)
第十四回 早课欲疏重来怀旧雨 晚游堪乐小聚比秋星	(146)
第十五回 柳岸感沧桑翩鸿掉影 桐阴听夜雨落木惊寒	(157)
第十六回 托迹权门姑为蜂蝶使 寻盟旧地喜是布衣交	(168)
第十七回 裂券飞蛱绝交还大笑 挥鞭当药忍痛且长歌	(178)
第十八回 惊疾成狂坠楼伤往事 因疑入幻避席谢新知	(190)
第十九回 慷慨弃寒家酒楼作别 模糊留血影山寺锄奸	(201)

第二十回	展转一封书红丝误系	奔波数行泪玉趾空劳		(212)
第二十一回	艳舞媚华筵名姝遁世	寒宵飞弹雨魔窟逃生		(223)
第二十二回	绝地有逢时形骸终隔	圆场念逝者啼笑皆非		(236)

《啼笑因缘》续集

一九三三年续集《作者自序》		(254)
---------------	-------	-------

第一回	雪地忍衣单热衷送客	山楼苦境寂小病留踪		(255)
第二回	言笑如常同归谒老父	庄谐并作小宴闹冰人		(261)
第三回	种玉来迟解铃甘谢罪	留香去久击案誓忘情		(267)
第四回	借鉴怯潜威悄藏艳迹	移花弥缺憾愤起飘茵		(273)
第五回	金屋蓄痴花别具妙计	玉人作贖鼎激走情侔		(279)
第六回	借箸论孤军良朋下拜	解衣示旧创侠女重来		(286)
第七回	伏枥起雄心倾家购弹	登楼记旧事惊梦投怀		(293)
第八回	辛苦四年经终成泡影	因缘千里合同拜高堂		(299)
第九回	尚有人缘高朋来旧邸	真无我相急症损残花		(305)
第十回	壮士不还高歌倾别酒	故人何在热血洒边关		(312)